

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顏瀆蘇轍曰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有欲樸之心尚存於胃中則失之遠矣

葉夢得曰靜者盡性而至命者也夫然天下不期而自正矣莊周曰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其知靜哉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經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皆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樸雖無名若存諸念則是未能無欲也古之至人非特於物也無欲其於道也亦無所欲淡然自守清靜無為天下各自正其性命而已吾何欲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宋鶴林彭和纂集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

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德者得也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且道有淺深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舍先

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咸曰我之自然而已矣所謂德全者也故曰是

以有德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渙散因循任物物保

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已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

無思慮而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以用也故無用已為也不為而自得也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夫言下德者

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歌謠彰而有以為也故曰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凍水司馬光曰我無為民自化無以為猶言無用有為也顏瀆蘇轍曰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陸佃曰知之者不知忘之者得之者不知
冥之者上德者忘之者也故曰上德不德
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事於為也下德有為
而有事於為也

劉蕢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
為者也所謂真空是也真空者聖人所以
極高明而其崇以效天者也下德為之而
有以為此心迹俱有為者也所謂妙有是
也妙有者聖人之所以道中庸而其卑法
地者也

陳象古曰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
其德而歸之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患
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為
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葉夢得曰道無上下上亦道也下亦道也
雖梯稜瓦礫之微而道無不在是以上經
言道論其常與非常而已德則有體履之
為行施之為政在得為得在失為失在吉

為吉在凶為凶故不得不辨其上下德雖
道之降然去道未遠猶有通乎道而不自
為德者故曰上焉者不德而有德過是則
認德而忘道有役其身以求之惟恐其不
獲者而德自是微矣故曰下焉者不失德
而無德無為者道也德能體之而有無敢
欲為之心德猶在焉至於為之而有以為
則每下矣

清源子劉驥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天
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與道為一而不知道之在我也故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不德者不知有德離形去智
同於大通無問其名無窺其情物故自生
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以其認而有之自私
以失道也故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
出於自然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故無為而
無以為下德出於使然不思則不得不行
則不至故為之而有以為
黃茂材曰道與德相去一間爾中之謂道
不偏之謂德由之謂道不已之謂德道如

嬰兒之未孩德如其始孩謂之玄德者其
妙不可窮也謂之常德者愈久而不亡也
謂之上德者非人所能及也皆足以合於
道上德不德無為而無以為非道而何至
於下德則去道遠矣

林東曰上德近於道故不認德而為德是
以有德下德則勤勤於德如恐失之所以
無德此德之真者非於勤執而得之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
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御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
故無以為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
事能無為乎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
義其用多矣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
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
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
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
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
禮則有莫之應者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

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眾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為也可為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為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言而無以為夫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為之其所為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以為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辭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王帛交馳威儀相答擊跪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為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為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而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怫然作色

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為爭競之端故曰則攘臂而仍之又失禮之甚者也

陳水司馬光曰立制度以強民民不肯從則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仍

穎濱蘇轍曰仁義皆不免於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與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程大昌曰仁義禮無異道禮即仁義之形諸文為度數者也非別有一禮也老氏既賤仁義則仁義之形而每下者至於有條可畫有數可數者固其所賤也
林東曰或以前識繼於禮之後以為智次之說老氏尚謂禮為忠信之薄故不言信其於智則有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非如三綱五常之叙至於

仁義禮上者止此尚何下之足言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凡物不並或陰陽是也理相奪乎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而銳之傲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反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

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覩，忠也，忠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此足以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乎？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為先見，故曰前識。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及其質素而為大賢矣。且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文中子曰：大丈夫怙然無思，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彊，獨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而居于上德，不置身于溟薄，煩巧也。居則忠信而誠實，為管華綺而詐偽也。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者也。涑水司馬光曰：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則巧偽橫生矣。世有臆度屢中人，或

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

穎濱蘇轍曰：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義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榮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禮者，束以名教，加以恥辱，勉意強說偽而失其禮者，詐偽而忠信之誠薄矣。忠信既薄，豈不犯上而妄諂，故為亂之先也。不待自然，先造智謀，預為機術，以在道為華，非其實也。亂真役念求明而反愚也。大丈夫有道之士也，處純厚而棄浮薄，絕華偽而居其真實，遠者

彼也，近者此也。近者求諸己，遠者求諸人，不強知他事而自取己真。

黃茂材曰：古今一時也，萬物一物也，無有前後之異人，以智強推測之，或得其一，二則自矜耀以為有先見之明，而不知其愚莫甚焉。何則？用智者見物而不見道，苟不見道，謂之愚可也。所謂大丈夫者，為其有高世之見而不拘於流俗者也。以禮為忠信之薄不處，而處於厚以前識為道之華，不居而居於實，非有高世之見而不拘於流俗者能之乎？去彼取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御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其上下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其

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於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一者元氣也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天者純陽之氣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地者純陰之質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谷者豁之絕深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萬者數之大物者形可見且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侯王者人主也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

下平正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益生者皆由君道正之使然也正者得其冲一之謂也

涑水司馬光曰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莫不賴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穎濱蘇轍曰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莊子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尊地卑故言天而地次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不可知之神也故神次之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生且死者聽乎神而已故言谷而萬物次之侯王者所以法夫四者而以宰萬物者也故侯王次之

達真子曰道之混同則歸於一故得一者得其道之混同者也

陳象古曰一者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其妙用之理也

葉夢得曰前既離道爲德以迹觀之蓋析而有二矣恐天下遂認其二而不知其一者未嘗亡也故於是復極言之一者何也莊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此道之將判萬物總焉而不能外者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自是而往巧曆所不能算矣其在易自天一而降積之爲天地之五十五行之爲大衍四十九而所謂一者終藏而不見豈非散於天地萬物之間無往而不在人無得而窺之者歟是以自天而清至王侯之貞槩而論焉未有不得而能立者

黃茂材曰夫盈於天地之間何以數計皆不離乎一物始於一一即一也一生二二即二也二生三三即三也三生萬物萬物即萬一也自此推之至於恒河沙

數即恒河沙數一也故知手一恒河沙數
可得而知其致之寧非一乎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廢

御註曰天織生覆地織形載裂則無以覆
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
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
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
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
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
保能無慶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以者致謙之辭也陰
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
也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也已
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
爾況黎庶乎
頴濱蘇轍曰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
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
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

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廢也然其極必
至於此耳

陳象古曰裂則不全終則不靜歇則不久
竭則易崩滅則不繼廢則不安皆失道所
致也

葉夢得曰不幸而夫之爲裂爲發以至爲
廢雖天地之大亦不能自存也此雖未必
然而理則有是故以將言之
黃茂材曰天無一必裂地無一必發神無
一必歇谷無一必竭萬物無一必滅侯王
無一必廢不言必而言將恐者是一未嘗
無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御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
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
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
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廢其以此
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貴者豈可以自貴哉
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高者豈可自高
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孤寡不穀凡
此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爲稱謂者
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貴若乃豈非以賤
爲本耶

頴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
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
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昔之
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陳象古曰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
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
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爲非也

黃茂材曰夫是一也非特貴者有之賤者
亦有之非特高者有之下者亦有之東郭
子問於莊子曰道烏乎在曰在螻蟻曰何
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
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孤寡不穀未

為賤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致球球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曰自高以勝物球貴以賤物強而不
 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
 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
 至所以無譽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
 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
 帝一是真符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
 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
 不欲球球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
 能及此是謂上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本作故致數與無
 與者言就數與則有輪輻輳軸等群材之
 名無有名為輿者合之則與矣就國求之
 則有士農工商等萬民之號無有名為國
 者合之則為國矣然則忽群材而與何以
 成之棄萬民而國何以存之此重戒侯王
 之愛民也有道之君不欲顯耀球球如玉
 實心翰光落落如石此能守冲一之道為
 天下正者也

穎濱蘇轍曰輪輻蓋軫衡輹轆轤會而為

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
 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
 以大為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大
 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
 王者而或莫之知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
 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球球貴而不能賤石
 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達真子曰致人之以言尚己者謂之譽凡
 處至貴則有貴之譽處至高則有高之譽
 且處至貴至高莫不致譽之譽數也侯王
 雖得致速數之譽心得其道之一志貴而
 同賤忘高而同下常若其無譽也故曰故
 致數譽無譽球球者玉之貌也落落者石
 之貌也玉也石也堅確而不易者也玉者
 貴之譬則侯王也石者賤之譬則孤寡也
 玉之貴也不能同乎石之賤石之賤也不
 能齊乎玉之貴至道之人得一於心者以
 至貴同至賤故不欲球球如玉以至賤同
 至貴故不欲落落如石非道之得一於心

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致就也就車數之為輪為輹為
 衡為輿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爲車此河上
 公舊說也玉德之美也石質之堅也而不
 欲如之何也球球落落可得而名爾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御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歟
 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
 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
 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
 歸無彼敵于莫為弱于或使豈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反者覆也變也虛靜者
 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
 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易之
 復卦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
 之謂也弱者道之用既反虛靜為道之動
 則柔弱雖靜實道之用也有一也一者元
 氣也言天下之萬物皆生於元氣也元氣

屬有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涑水司馬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頴濱蘇轍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知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言反不言靜言弱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強葉夢得曰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則天地至于侯王者是已而

有生於無則一固存焉於其間也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反於此者離道以善故為道之動體於此者至弱而強故為道之用黃茂材曰無生有有生有生物凡物之生莫知其所以然人能求其所以生者還以自生豈不長生乎

林東曰道本靜矣反之得非動乎天下之物生於有蓋有天地以生之非生於有耶有生於無則無者道也此道之或反或弱而主於生物非有生於無可乎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六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巳六

索 鶴 林 彭 和 纂 集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御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入焉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若虛子陳景元曰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澹寂寞虛無無為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超然而入以至于大妙而人觀其迹真以為為勤行者也實無勤行也斯所謂天然懸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澤處閑曠吐故納新熊經鳳鸞導引養形壽考保神而已矣及乎世之用也則思欲語大功立大名禮君